

桐
經
土
鼓
鐘

上

同 磬

磬 土

戊午春三月
花近樓重刊

桐塋先生何鉏像



詩當雋熙如曰正中記問漢大惟
渙璜公桐櫟一編眉山放翁經緯
宮啻繼盛辰通舉頸相望鹵農其
害九原若佗負禾凱從

咸豐壬子秋遵義後學鄭珍後禹鴻臚之鼎繪
西崦春耕圖瞻拜遺像摹并贊

余束髮受書卽聞塾師談鄉先生漁璜宮詹故事稍長
應書院官師課兼習古今體詩偶於書肆購得桐埜詩
手鈔本諷誦未忍釋手比時究心制舉之文未暇致全
力於詩也光緒丙戌捷南宮服官京曹始獲屏棄一切
蟲雕獮祭之學稍稍講求經世之務簿書餘暇閒與鄉
人黃再同太史羅質庵祠部相酬唱質庵因贈桐埜詩
鈔四卷審爲獨山莫邵亭徵君所校正而山陰陳煥亭
上舍捐館金爲刊刻者庚子京都拳匪之變此書遂付
劫火而卷中佳篇鉅製近體如金陵懷古武昌懷古古
體如赤壁避風登蘇公亭放歌分詠京師古跡得明成

祖華嚴經大鐘諸作類能背誦勿忘國變以來遯居海上維時徵君猶子楚生觀察服官金陵時來滬濱一日談次偶及先生詩楚生謂集板曩存遵義舊廬兵燹以後未審存在與否聞胡琴初太史尙有此書急假一讀恍惚如逢故人余客歲曾以鄭子尹徵君集經集詩文正續各集屬王雪澄廉訪校訂刊以行世爰以先生是編仍浼雪澄重加校勘付之手民用存鄉邦文獻至先生才華之超逸思力之雄厚康熙一朝已負海內盛名置之漁洋竹垞諸老之間未肯多讓原不待同鄉後學爲之表彰獨余一臥滄江遂成老病憂時傷亂時亦託

之詩歌視先生遭際承明主持風雅不知人世閒有滄
桑陵谷事撫今追昔輒不禁爽然失也戊午六月貴陽
後學陳夔龍庸庵氏序於海上花近樓

序

貴陽周漁璜先生桐埜詩集其弟起濂始刻於都中者
曰北本其同年友汪千波再刻於吳下者曰南本並先
生所自定始康熙丁丑冬迄於沒凡十八年之詩北本
爲篇三百五十有二南本溢出一篇而已乾隆嘉慶間
貴陽謝大令庭薰以先生未刻稿與南北本錯雜編之
不體不年似類非類是爲謝本其中已改定入集元稿
及贗作及漫酬代倩一概闕入蕪穢攪亂友芝每讀而
病之而耳食者震於先生重其本爲備競傳鈔祕弄不
已道光丙午冬在貴陽志局見先生後人所錄已刻未

刻諸稿本其未刻題曰迴青山房集爲詩三百九十有五篇則丁丑以前上至壬申歲數年作先生未及改定者其題曰桐塋山人遺詩六十有七篇題曰稼雨軒近詩二十有九篇並丁丑以後作先生定集時刪去者又有方志所錄十有二篇上三編並失其稿者凡四種通五百有三篇謝本一一有之知卽其所據也就諸稿論之迴青則標格已騫遺詩稼雨風華寢勝究不若所自定之鷹揚虎視天骨森張爲平生詣力所極自先生沒到今百四十年遺稿屢傳後生何敢輕弃而以推先生刪定之意如沈尙書別裁集載古詩之武陵爲人題北

窗高臥圖律詩之南隄踏青山陰舟中等其佳句口相傳以熟者並在遺詩卷中他可知矣而無以解於時人買菜之見與謝本驛亂之非因據北本析其繁重之一卷作四卷爲正集其未刻稿略師李彤取山谷所刪四百餘篇附入外集之意別爲集外詩六卷各識以原題續其後藏篋衍示子弟先生負經世才詩文特其緒餘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仁皇帝問今詩人旣舉先生名對及 予告陞辭復以將來可大用薦先生在翰林掌院揆公亦時於奏對言其才會不十年自檢討晉詹事先生所以信友獲

上必有大過人者乃宮相方膺巫陽遽召不惟不得盡其用而傳業無人末從諗其行蹟雖典試兩浙督學順天之甄拔得人閱兵江淮之賞罰不阿猶在鄉里稱說卽又不能覲縷差幸詩卷長留後生小子得從興寄之餘稍窺襟抱所在摩挲遺文未嘗不掩卷太息也今南北刻板已無存舊印亦罕觀山陰陳耀亭止舍閔學者求本不易見友芝所編錄力任剗剔以正集先之咸豐壬子九秋竣工乃述緣起於簡首獨山後學莫友芝

原序四首

古六藝首詩雖廟堂之上高文典冊亦必以五七字爲
乘章之先故館閣唱訓頗重體製向者余在館時

皇上親御 保和殿課詞臣以應 制之作其有非體

者黜之尊典冊也頻年以來間或雜之以草野之音以
爲長安高髻姑隨會轉圜而於是藝文之一有未可問
矣貴陽周先生以揆天之才力持大雅其於四術六教
凡與經學有發明者悉究極根柢不詭流俗而至於爲
詩則興比互進情文兼生古可追魏晉而今體聲律總
不出神景開大之閒昔所稱風雅之宗領袖羣彥者非

先生與明代無學其在嘉隆間每謂歌詠寢衰所挽回而振興者多不在館閣而在部寺而先生一起而灑雪之顧予謂先生之學不止是者前此乙酉鄉試先生奉簡命主文兩浙其題之錮於學究千百年膠葛牢不可破堂堂書義一似帖經之餽題聖人大經爲之涸沫不止策士入秦知高陵涇陽而並不知有秦王者而先生悉力釐正使是科墨藝超然獨絕於天下則其原本經術崇聖學而輔 聖治爲何如者嗟乎讀其詩可以觀矣康熙戊子秋七月蕭山同館弟毛奇齡漫題於書留草堂時年八十六歲

翰林神仙之職爲文章號館閣體富麗工緻不爲幽憂
奇宕之言比於徐孝穆之宮體楊文公諸人之西崑自
唐以來皆然蓋天有以命之也明時李茶陵自翰林登
揆主持風雅天下宗之北地不由館選浮湛薄宦自樹
一幟何邊諸人起而和之以少陵閎肆之音矯元季淫
靡之病七子之名乃烈於涯門虞山升懷麓而黜崆峒
由門戶之見也宮詹貴陽周公漁璜以解首得館職在
京師二十年好爲詩能開闢自立上自建安下逮竟陵
無不研究而進退之而尤措意於東坡遺山青邱東澗
諸集當其得意攻堅鑒銳晝然有聲無形似之言與浮

游之響其於館閣之體枘鑿不相入矣余嘗與公爲銷
夏之會公作萬佛寺大鐘歌瑰偉特出冠於一時由是
稱翰林能詩者必以公爲舉首不數年晉秩宮相未幾
而疾作疾中覩縷平生詩爲一集命余序其端集甫成
而卒使公得永其年翱翔名位以終其業必能題唱後
學興起衰瘠破門戶之見而去積痼之習其有造於世
豈尠哉而今顧不究其施以死豈天之有以命之者優
之於此而卽不能復涉於彼耶抑詩窮而後工藉不必
窮而亦必有不得於時而後激昂以盡善也使公不得
爲翰林必更有所樹立傾動一世如北地諸人者而今

且功名不得與茶陵埒天之奪之不亦甚哉先是溧陽
史公耕巖爲詹事時數刻詩皆命余序而尋亦卒三年
之內爲兩公序詩其能詩同其官職又同皆與余有物
外之賞而又皆年不六十而殂老成凋摧知己淪喪如
遺山所謂賦分單薄所與遊者爲所延及者撫公之詩
不禁流涕而三嘆也公死無嗣其尊人萬里來京師
以公之遺意刻其集促余序余受卒讀而序之嗚呼以
公之學之專且勤而其集乃止於此非公之志也此又
余之所以爲公深悼惜者也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小盡
日江都後學郭元釭謹引